

全 新 小
說 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0

南嶽尊者

慧思

大師傳

作者◆朱曉江

法華經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50

南嶽尊者

慧思

大師傳

作者・朱曉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土天臺宗三祖：慧思大師傳／朱曉江作。--初版。--臺北縣三重市：佛光，民89
面；公分。--(佛光史傳叢書；3613)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0)

ISBN 978-957-543-909-5(平裝)

857.7

89007569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二〇〇〇年六月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 一刷
一五〇元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高雄市左營區忠信路八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二〇〇〇年六月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再版一刷
五〇元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一) 一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一七號 (〇一) 一九八四九五三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五七號 (〇三九)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七號 (〇七) 一七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八號 (〇七) 五五六三五九三一一〇六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五三號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一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一) 一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和路三段一七號 (〇一) 一九八四九五一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 一七一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 (〇七) 五五六一五九三一一

出版者□發行□地□□□□□
□電□□□□□□□□□
□網□□□□□□□□□
□書□□□□□□□□□
□發□□□□□□□□□
□名□□□□□□□□□
□處□□□□□□□□□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慈惠法師（張優理）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七)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http://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傳真
電子郵件
劃撥帳號
六五六三五四五七
fgece@cp.fgs.org.tw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朱曉江

◆慧思大師的《大乘止觀法門》、《法華經安樂行儀》、《諸法無靜三昧法門》等著作現均已收入《大藏經》。圖為根據公元一九一三年頻伽精舍校印版《大藏經》影印的《大乘止觀法門》選頁。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二

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附四

問曰達本起達末便達不二之體卽應並有波離之義也何故上言法界法爾具足二性不可破壞耶答曰達本雖達末但是理用故與順一味卽不可除達雖依達本但是事用故卽有別義是故可破除此義故以達智慧淨法實從心體染淨而起但以體閑故不知自己及諸境界從也問曰我仍不解染用達心之義願為說之答曰無明染法實從心體染淨而起但以體閑故不知自己及諸境界從心而起亦不知淨心具足染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不知如此道理故名之為達智慧淨法實從心體而起以明利故能知已及諸法皆從心作復知心體具足染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如此稱理而知故名之為順如似窮子實從父生父實追念但以癡故不知已從父生復不知父意雖在父舍不認其父名之為達復為父誘說經歷多年乃知已從父生復知父意乃認家業受父教勸名之為順衆生亦爾以無明故不知己身及以諸法惡從心生復遇諸佛方便發化故隨淨心能證真如也問曰既說無明染法與心相違云何得無心耶答曰無明染法無別有體故不離淨心以離心故復相違而得相離如木出火炎矣達本體而上騰以別體不離木故還燒於木後復不得聞斯警喻便起燈燭之教此明心體具足染淨姓名為不空也次明心體具足染事者卽彼染性為染聚重故成無明住地及一切染法種子依此種子現種種果報此無明及與眾果即是染事也然此無明住地及以種子果報等雖有相別顯現說之為事而悉一心為體悉不在心外是以是義故復以此心為不空也譬如明鏡所現色像無別有體唯是一鏡而復不妨萬像區分不同不同之狀皆在鏡中顯現故名不空鏡也是以起信論言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惡於中現不出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以此驗之具足世間染法亦是不空如來藏也上來明具足染淨二法以明不空義竟次明藏體一異以釋有義就中六明差別一明圓融無礙法界門二明因果法身名別之義明真體在障出障之理四明事用相攝之相五明治感受報不同之義六明共不共相識第一明圓融無礙法界門者問曰不空如來藏者為一一衆生各有一如來藏為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耶答曰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也問曰所言藏體具包染淨者為俱時具為始終其耶答曰所言如

資料來源／朱曉江提供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生空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霑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中國佛教百科叢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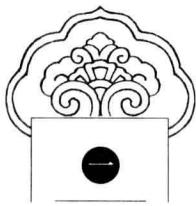
【總序】佛光與慧燈 ◆ 星雲

● 刀劍叢中驚聽佛音	一
● 繁華看盡空家讀經	一八
● 小鎮風雲初踐佛道	三七
● 一心合掌山林習禪	六七
● 兖州說法初次被害	八九
● 南下郢州二次遇害	一一四
● 結廬蘇山智者拜師	一四〇
● 三次遇害金字造經	一五八
● 邊居南嶽被誣惑事	一八〇
● 京華說法空谷回音	二〇〇

【附錄 1◆《續高僧傳》選錄】——二一九

【附錄 2◆《佛祖統紀》選錄】——二二四

【附錄 3◆〈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二三一



刀劍叢中驚聽佛音

①

有誰曾經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南北對峙，烽火連天的南北朝時期，有一位高僧，他本著佛陀濟世救人的宏願，以自身無比的大智慧，大勇氣，竹鉢芒鞋，徒步行走於大江南北，說法弘道，教人以真，動人以善，雖百折而猶未悔。從他一生的行跡風采來看，我們知道，他固然是一位戒律精嚴的佛教徒，一位有所開啓、有所創造，對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有很大

貢獻的高僧，更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一位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的宣傳者和實踐者，同時還是一位戰亂年代的和平使者與反戰主義者。

佛陀的精神與真諦在他的身上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

現在，當故事開場的鑼鼓清音隱隱傳來時，耐心的讀者請繼續閱讀我們這個不算很長，但也不是很短的故事。

[2]

莊帝永安二年（公元五二九年）的冬天，北魏舉國大寒。雖說冬天總是寒冷的，但這年特別的冷。寒流像是一個到處蒸發著的氣團，無聲無息地激盪著威力，無孔不入。

這樣的天氣，對那些富家子弟來說，也許反倒是平添了不少的閒情逸致。他們穿著貂裘，取暖用的火爐正安放在客廳的正中，藍藍的火苗不時地閃爍著。在僕人們遞來的烈酒的芬芳中，指天談地，延續著魏晉名士的風範。天氣的冷熱，對他們來說，沒有多大差別。但這天氣，對那些討生活的人來說，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在這天寒地凍的日子裡，趕車的車夫得頂著三星趕路，當他們略作休息，伸出手來一看，手背上已然有了無數的裂口；賣豆腐的小攤主一早就得起來，挑著擔子沿街叫賣……爲了生計，他們不得不辭勞苦。

南豫州武津縣（今河南省上蔡縣）的人們就這樣地生活著。這天天還沒完全暗下來，整

個縣城已經十分蕭條了。因為生意少，店鋪大多已經上了排門，街上行人稀少，只牆角的避風處，比較固定地蜷縮著幾個乞丐。每當行人路過的時候，他們伸出無力的手，聲音遲緩地乞求著：

『過路的人們行行好，可憐可憐我這苦命的人……我好冷——我好餓——。』

但又有多少人能顧得上這無力的求援，不時的天災人禍使這世上的大多人都有一種自身難保的危機感。

當天色再暗些下來的時候，偌大一個武津縣城竟是寂然無聲，宛如一座空城。

此時，城東只有李記豆漿店的屋子裡還透出一絲黯淡的燭光。燭光飄忽搖曳，閃爍不定，使其更顯黯淡。突然，豆漿店的門，在靜寂中開出了一條狹長的口子，屋子裡慢慢地走出一個約十五、六歲的少年，輕輕地掩上門後，逕直向東牆角走去。

『師父，今天來晚了，您快吃吧，還有些熱的。』少年遞過手裡緊緊攥著的兩個饅饃，輕聲地說。

『阿彌陀佛！小施主這些天來屢屢提供食物，貧僧這裡謝了。』坐在牆角的是個僧人，年紀約三、四十歲，面貌清瘦，僧衣單薄。

接過少年手裡的饅饃以後，僧人開始神情專注地吃了起來，似乎他所吃的是當今世上最好的美味。

『師父，今天再講個故事吧，昨天聽師父講瞎子摸象的故事真有意思。那些人看不到大象的真面目卻亂說大象像掃帚、像堵牆、像隻角，人人都錯了卻還要爭辯是非，真是錯到了極點。』

聽了少年這番簡捷卻不無道理的議論，僧人原來無表情的臉上忽地一動，兩眼一亮旋即趨向慈祥。

『哦，怎麼就錯到了極點，你倒說說看。』僧人和少年相識已五天了，但像今天這樣逗著少年說話卻還是第一次。

『他們心中無象卻大談大象，不是錯到了極點嗎！』少年一本正經地說。

『好一個心中無象，』僧人會心一笑，接著說：『看在這個心中無象的分上，今天我就再講一個故事，你聽好了。從前，有一個媳婦，因為受了公公婆婆的氣，就走進樹林，想要自殺，一時自殺不成，就爬到了一棵樹上，把自己隱藏起來。樹下正好有一個水池，她的影子就倒映在水中。這時有一個婢女到池邊來打水，突然看到水中的影子，以為是自己，就說：「我的面貌原來是這樣的端正，為什麼還叫我挑罐打水呢？」說著，她就把缸子打破空著手回到了家裡。回去後主人又給了她一個罐子，叫她再去池邊打水，她又在池邊看到那個影子，氣得又把罐子打破。這時，樹上那個媳婦禁不住輕輕地笑了起來。女婢看見影子笑了起來，才一下子醒悟過來，原來這面貌端正的倒影並不是自己，心裡頓時覺得十分慚愧。』

『這婢女最後能夠醒悟並覺得慚愧，其實還算是好的。』少年一臉沉靜地說。

『是的，怕就怕心裡執迷不悟，像那幾個瞎子一樣，明明錯了，但卻固執己見。』說著，僧人隨口念道：

末香以塗身，並熏衣瓔珞；

倒惑心亦爾，謂從己身出；

如彼醜陋婢，見影謂己有。①

『這最後幾句是什麼意思？』聽著偈語，少年一臉疑惑，問道。

『這是說，愚惑的人常常不明事理，見識顛倒，把外界的東西當成是自己固有的。比如梔子花的油很香，有人拿它去擦頭髮，但愚惑的人不明白道理，擦了以後，還以為是自己的頭髮發出了香味。世上所以出現這種因果顛倒的事情，原因就在於大家的心裡總有著一個大大的「我」字。』講到這裡，僧人慈祥的臉色忽又嚴肅起來，他不再理會身邊正陷於沉思的少年，逕自站起身來，向著黑漆漆的長街盡頭朗聲說道：『今天、明天，總得一見。幾位冀州（今河北省冀縣）來的朋友還是就此現身吧，貧僧在此恭候兩天了。』

話音落下沒多久，街的西頭走來四個商人打扮的男子，其中一人領先跨上一步，雙手合

十，躬身說道：『在下替法慶法師及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向大師問好，請大師到冀州一行。』『法慶要我向北走，我卻偏要朝南去。』說著，僧人轉身向正有點驚訝的少年說：『孩子，剛才我們講的故事，你以為哪一點最重要？』

少年見話題又回到故事上來，也就不再理會那幾個男子的出現，又順著剛才的思路，認真回答道：『身外之物，好的東西有很多，但不是自己的東西就切莫妄想。』稍一停頓，少年接著說：『其實，有時就算是自己的東西也不是很重要。』

『正是。』僧人把臉又轉向那四個男子，平靜地說：『不是自己的東西就切莫妄想。李都管，剛才這個〈水中影〉的故事想必你也聽到了，請你回去以後再講一遍給李歸伯聽，要他凡事看淡些，千萬不要作孽，種惡因就會有惡報，屠滅寺院，斬殺僧尼，焚燒經典，這些都是造惡業。另外，請你轉告法慶，出家人無爲清靜，心無掛礙，現在，他卻陷於名利的魔障而不自知，不能如實見四聖諦，久處生死，沒大苦海而不自拔，還自稱爲大乘佛，這實在不是出家人應有的行爲，須得及早回頭。好了，就這些話，你們帶回去覆命吧。』

說完這些，僧人莊嚴端坐，開始入定，不再理會身邊的人事。那少年見這情形，也就跟著在僧人的身邊坐了下來，雙手合十，兩眼緊閉，有模有樣地學著打坐。

李都管見僧人並無北上的意思，就跨前一步，說：『大師，法慶法師請大師北上並無惡意，這點還請大師體鑒。而且，大師北上也有利於我等交差，請大師成全。』

但不管男子怎麼說，僧人只是端坐儼然，並不答話。

沒有聲音，世界一下子又恢復到了以前的靜寂。

死一般的靜寂，雙方就這樣對峙著。

李都管見僧人神色不動，向後眼色一使，背後的三人就從包袱內拔出明晃晃的刀來。

『大師如果真的不肯和我們走一趟，那就休怪我們不客氣了。』李都管話還沒完，已步步逼近了僧人和少年。

背後是牆，前面是人，僧人和少年無路可走。

[3]

不論是佛門還是世俗，劫難到時，誰也躲不了、避不了。

自東漢明帝求法、佛教東傳以來，在歷代高僧譯經、講經、弘法傳道的基礎，到晉朝，佛教已是大放光明了，人們從中求得精神上的慰藉與解脫。南北朝時期，由於皇室的推動，佛教更是興盛，那時，朝野上下都喜歡聆聽高僧的法音，而且還有很多人披剃出家爲僧，包括皇帝在內。然而，由於寺院魚龍混雜，出家人自身道行高低不一，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事也由此而生，禍起於蕭牆之內。

法慶和法無是自幼出家。在師父的悉心指點下，兩人對佛法有不同程度的領悟，但和師

兄法無相比，法慶在各方面似乎要差一些，對此，法慶很不服氣，平時總想要點小聰明來壓倒法無，但最後總是落空。法無覺察到師弟的這番用心以後，曾對法慶說：

六根不盡，意氣不絕；

三界六道，唯自心現；

即心即佛，功德圓滿。

意思是要法慶向內求心求佛，領悟正法，但法慶並不能領會法無的意思，還是時常找機會滋事生非，意氣用事。就這樣，生性慈善的法無爲了避免師兄弟間的衝突，在一個細雨的早上辭別師父，外出雲遊。

在法無外出雲遊的第五年，師父圓寂了。法慶繼承師父衣鉢，成了新一任住持。

成爲住持的法慶風光無限，在一批不事僧務的僧人扶持下，他在寺內爲所欲爲，把僧眾當僕役，一天到晚，揮東喝西。有時爲了一件極細小的事，也會把整座寺院攬得人心惶惶，四處喧囂。莊帝永安元年的冬天，僧人們實在忍無可忍，終於起來把法慶及其親信趕出了寺院，並派人尋找常年在外的法無法師。但人海茫茫，萍蹤何處？不久，外派的僧人陸續回寺，一無所得。

就在寺眾外出尋找法無的同時，法慶已經憑著他那三寸不爛之舌，重又尋到了依靠力量。這一天，他找到了寺院以前的一個香客——李歸伯，冀州城裡頗有勢力的一個財主，和法慶交情不錯。

『法師緣何到此？』一陣寒暄之後，李歸伯問。

『寺眾犯上，被逐到此。』法慶倒也坦率。

『竟有此事？』李歸伯顯然大吃一驚。

『新佛出世，眾魔擋道，無奈呀無奈。』法慶察顏觀色，故意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似乎感嘆無盡。

『此話怎講？』李歸伯雖富有，但頭腦卻並不怎麼靈活，聽不懂法慶話中之意。

『貧僧近來勤於參法，對大乘諸教義多有領悟。也許是貧僧一番誠心感動我佛，一天，佛降祥瑞於夢裡，授我佛經三百卷，要貧僧大力推行，說得此法者可入西方極樂世界，免受輪迴之苦。醒後，貧僧仔細揣摩佛典要旨，自思對此有所領悟，乃大集僧眾，欲以我佛新經教化。孰料僧眾愚頑，見貧僧所說的法與經典不符，便大聲喧囂，說貧僧離經叛道，將我逐出寺院。』法慶口若懸河，將一件無中生有的事情說得有板有眼。

李歸伯此時已完全被法慶牽著走，他的興趣一下子又被那三百卷佛授新經所吸引：『佛果然降夢於你？』